



有了“大鼻子”家长孩子都踏实

本报记者体验章丘黄河镇中心小学的新校车



9月1日新学期开学,加上原有的标准校车,章丘将共有192辆标准校车投入运营,17000名乘车学生将坐上安全、舒适、放心的标准校车。记着跟随新添了校车的孩子们,体验了一把开学的新奇和快乐。



本报记者 支倩倩

▲孩子们坐在新校车里,高兴地伸出了剪刀手。
本报记者 支倩倩 摄

“有了‘大鼻子’,不怕没座了”

章丘市黄河镇中心小学是位于章丘市北部远郊的一所小学,在校学生近1000人,其中住在距离学校三公里以上需要乘车上下学的孩子有120人。以前这些孩子都是靠乘坐淘汰车、三轮车等工具上下学。开学伊始,孩子们惊喜地发现,校园里不知何时停了辆辆黄色的“大鼻子”校车。

8月30日,记者在章丘市黄河镇中心小学门口看到,这辆“大鼻子”校车稳重又不失靓丽,征得司机的同意后,记者跟随章丘市黄河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一起搭乘了这趟幸福校车,亲身体验了“大鼻子”校车给孩子们带来的幸福。

上车之后,学生们兴奋地摸摸这儿,看看那儿,这辆“大鼻子”校车对他们来说是那样新奇。行车中,由于农村路面比较窄,弯道多,有些路段坑洼不平,因此司机开得较慢。不过,这并不影响孩子们兴奋的心情,他们有的朝窗外指指点点,有的窃窃私语,有的甚至唱歌。

“以前,这里的校车经常出现超载的情况,而且车上座位也很少,我们都是站着到学校,能够坐上座位对我们来说是‘中奖’了。”10岁的王衍宁告诉记者,原来的校车是冬天冷夏天热,并且有时候外边下大雨车里面下小雨,曾有很多次中途出现故障。

在这辆校车上,还有一个特殊的乘客,她叫黄心洁,是章丘市黄河镇中心小学四年级的学生,家住距离学校近4公里的一个村子里,为了接送这个小姑娘,校车特意为她增设了一站。黄心洁的父亲患有癌症,母亲是智障,家里几乎没有什么收入。上学期间,主要靠黄河教育办、学校以及一些好心人的资助,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。鉴于黄心洁的特殊情况,学校和司机商量以后,免掉了她的票钱。“长这么大,这是我坐过的最好的车。”黄心洁说。

在路上,孩子们兴奋地告诉记者,“有了新校车,不怕没座了”。

司机干私活,校车会自动熄火

王衍宁的伯父王志强已经开了6年的校车,6年里这是他第一次开“大鼻子”。开学前一个月,王志强就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完了。每天早上6点起床,检查车况,发动车子,为接送工作做准备。6点半,从家中出发,途经7个村,7点10分将第一批孩子送到学校。7点40分,将第二批学生送达学校。直到下午6点,将学生安全送至各个接送点,把车子打扫干净,王志强这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。

从这一天的时间表上看,校车司机是一份轻松的差事。工作时间短,休息时间多,和学生一样有双休日。最初,王志强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但真正走上岗位后,才发现这份工作轻松背后的责任。“我们这份工作,看似工作量不大,但责任很大。”王志强如是说,每天从检查车况开始,一点都不得马虎。而在接送途中,有的村级道路,路面较窄,车子靠边停下来才能会车,还有的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,这既考量着一个驾

驶员的技能,更考验着一个人的耐心和责任心。

王志强谈到,现在上车有司机就位卡,学生有乘车卡,政府、学校、校车三位一体,实施24小时监控,全程记录校车的行动轨迹,司机一旦违规用车,校车就会自动熄火。

记者看到,校车设计很人性化。上车的台阶,适当地降低了高度,两边都有扶手。登上车后,会看见略为宽敞的座椅,每个座椅靠背的顶端,都有一条为乘客特设的安全带。在司机的座位右后面,固定着一两个红色的灭火器和一个急救箱,每个月,它们都会接受两次严格的检查,如果有破损或者其他质量问题,就随时更换。最令王志强感到先进的地方是在车身左侧,当车子停下,马上就跳出一个红色的“停”字标志,上下各有一个红灯,不停地在闪烁着。“这是提醒过往车辆,这里有校车停着,如果要过来或超车,就必须停止或慢行。”



▲开新校车走在乡村路上,王志强精力特别集中。
本报记者 支倩倩 摄

资料链接

192辆校车上路 1.7万学生受益

本报记者 支倩倩

“有了新校车,我们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。”章丘市黄河教育办主任刘庆德告诉记者,开学后,黄河镇共有4辆“大鼻子”校车每天负责小学生的上下学接送。以前家离学校远的孩子上学,都是乘坐私人的黑车。这些黑车不但收费高,而且大多数车子安全状况很差,并且超载现象严重。刘庆德谈到,现在不但车子安全性能好,而且驾驶员也都经过了严格培训和管理,孩子们的安全有了保障,也终于消除了我们学校的一大“心病”。

“校车安全是优质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环节,新校车将为学生安全上下学提供有力保障,让人民群众更放心。”章丘市教育体育局局长李忠新告诉记者,校车集中采购工程由政府给予购车补贴。



积米峪小学的孩子

上学就是上下山 上山下山十几里

新学期来了,正式开学前,城市里的孩子都会提前返校报到,而在历城区西营镇,大多数学校则没有提前返校的规定。“孩子们住得比较分散,为了照顾学生,就不提前报到了。”西营镇积米峪小学校长崔殿峰表示。开学前,记者走访了积米峪小学的部分学生,与他们走了一趟上学路,听他们讲述上学路上的故事。

本报记者 王倩

一个村庄一支小队伍

8月31日早上,西营镇上空乌云笼罩。站在积米峪小学操场正中心,记者看到远处蜿蜒的小路上,出现了一个瘦小的身影。胸前的红领巾从远处看来格外显眼,而她的方向正是积米峪小学。

“粉红色身影”正是积米峪小学的学生刘梦瑶,开学后,她就要升入三年级了。刘梦瑶所居住的房子叫杨鑫,是积米峪小学四年级的一名小学生。她家住在黄鹿泉顶村,村子在海拔600多米的山顶上,每天的上学路就是上山下山。

一天走五六公里山路

“十几分钟,不算远,我每天上学要下山,放学回家要上山,单程就得半个小时。”说这话的是一个活泼的小姑娘,她的名字叫杨鑫,是积米峪小学四年级的一名小学生。她家住在黄鹿泉顶村,村子在海拔600多米的山顶上,每天的上学路就是上山下山。

由于村子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,孩子也跟着迁出村里,现在的黄鹿泉顶村以老年人为主,杨鑫则是村子里唯一还在读书的孩子。

杨鑫告诉记者,她父母也常

7点10分在那里集合,两三分钟就能集合好,大家一起排队到学校。”刘梦瑶告诉记者,这就是他们的上学路,与很多城市里孩子需要家长接送不同,上学路上陪伴他们的则是同村的小伙伴。

根据崔殿峰的统计,积米峪小学80多名学生来自周边的13个自然村,村子和村子之间距离很远,有的村子还在山顶上,而为了孩子们上学路上的安全,学校专门把学生以村子为单位组建了15个小组,还专门配备了安全老师,根据路线监控学生放学路上的安全。

年在济南打工,家中就剩下她跟爷爷奶奶三个人。而每天早上6点半左右,她就要在爷爷的陪伴下下山去上学。记者大体算了一下,以从杨鑫家到学校单程3公里的实际路程计算,每天她就要走6公里山路,而60多岁的爷爷实际路程是她的双倍,每天就要走12公里山路。

采访中,崔殿峰告诉记者,两名家住拔栗泉村的学生,才是离学校最远的。“拔栗泉村海拔750米,是济南海拔高度最高的行政村,单程上学路程就有6公里。”崔殿峰介绍。

“上六年级才能有车坐”

据了解,积米峪小学仍然是五年学制,由五年级升入六年级后,小学生需要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就读,而不少小学生告诉记者,他们其实很盼望能够赶快读六年级。“上六年级,就能坐车上学了。”小学生崔玉玺说。

崔殿峰告诉记者,从今年开始,西营镇很多村子通上了村级公交车,往返于村子和西营镇,单程1元钱,而孩子们到镇上读书后,也就要乘坐公交车上学了。

“不过,像黄鹿泉顶村这种在山上的村子,还是要从山上走下来,然后才能乘坐公交车。”崔殿峰表示。

就在记者与孩子们聊天过程中,下起了雨,还伴有四五级阵风。杨鑫、刘梦瑶的家长给校长崔殿峰打来电话,表示会来接孩子。对于城市孩子看来最简单的上学接送,对于这些山村里的孩子来说,则是一个学期仅有几次的“奢望”。



每次下雨,山里的孩子都期盼能在学校门口看到父母来接。

本报记者 王倩 摄